



海甯三孟英先生篆

溫熱系系

海徐三庚署

溫熱經緯序

自來生民之疾莫重於傷寒存亡判乎呼吸得失決於一朝變化萬端不容或紊而傷寒中溫熱暑溼之病證因非一尤易混淆前賢所以各有專書互相闡發而斤斤於此也顧明於此者昧於彼聚訟紛紜各鳴已得徒使好學之士無所適從而或過信一家之言未免偏之爲害矣王君孟英該博淹貫引經斥異衆美兼收謂前人之說旣已中肯何必再申已意因而棄瑕錄瑜彙成溫熱經緯一編蓋本述而不作之意而其中間以按語亦謂旁考他書參以閱歷則亦猶之述耳而初非有私心臆斷於其間也僕惜

不知醫過從之餘竊聞緒論喜長沙之學旣得諸家表彰
於前復得王氏釐訂於後由是千秋絕業不致淆亂於羣
言而四時五氣之感亦不致難辨而失之歧誤其有裨生
民之命豈淺鮮哉屬爲弁言爰不揣譎陋而書之

咸豐二年壬子初夏仁和趙夢齡

溫熱經緯序

余讀孟英之霍亂論也在道光紀元之二十有八年閱三載孟英遊江右時余握篆宜黃始納交於孟英因得讀其回春錄仁術志諸治案爲之編纂排比付諸剞劂以惠世人孟英知余耽情竹素積嗜成癖所獲奇方祕籍恆郵寄相示拓我見聞而余每有所疑馳書相問難孟英爲之條分縷析援古證今如冰斯開如結斯解披函莊誦未嘗不撫案稱快數載以來尺書往復魚鴈爲勞夫疾疢人之所時有也不有藥石患害曷瘳然而醫籍流傳途徑多歧聚訟紛紜各鳴一得使後學旁皇眩惑罔決適從識者病之

余恆欲廣搜百氏兼綜羣言吸攝精華傾吐糟粕勒爲一書以質好學深思之士而才識謏陋不敢自信欲俟資力稍充邀孟英共事揚權成斯盛舉浮沈數載而所志迄莫能償旣而軍事興粵西賊起攻長沙屠武昌陷安慶遂踞金陵江西左皖右楚以大江爲門戶大憲議保甲議團練以固疆圉時余自宜黃改任臨川雖地居腹裏而民氣素浮訛言繁興張皇旣虞生事優柔又恐養奸昕夕鹿鹿簿書間而此事遂不暇計及未幾先君子在籍棄養奔喪歸里干戈載途道路梗澀乃取道長沙泛洞庭涉江漢當武昌之南溯流而西至樊城棄舟登車攬許昌之遺蹟登大

梁之故墟慨然發懷古之思及渡河則桑梓在望故里非遙將涉滹沱猝與賊遇遽折而東旅寓於豐甯之間蓋紆迴六千里馳驅五閱月而迄未得歸也甲寅秋烽煙稍靖始得展祖宗之邱墓安先君子於窀穸十年遊子重返做廬問里故人半歸零落追念疇昔喟然興歎居數月復以公事牽率買舟南下因得謁孟英於武林握手言歡歷敘契闊而孟英業益精學益邃涵養深醇粹然見於面目余以行迫未得深談惘惘而別已而孟英來答拜輿夫負巨簾置舟中則孟英所贈書也舟行正苦岑寂得此奇編如親良友遂次第讀之中得一編題曰潛齋叢書急閱之蓋

孟英數年所搜輯言醫之書也或表著前微或獨攄心得
或採摭奇方如肘後或區別品彙如圖經匡坐篷窗間週
環雒誦奇情妙緒層見疊出滿紙靈光與嚴陵山色競秀
爭奇噫技至此乎夫士君子能成不朽之盛業而爲斯民
所託命者其精神必強固其志慮必專壹其學問必博洽
其蘊蓄必深厚而天又必假以寬閒之歲月以成其志孟
英懷才抱奇隱居不仕而肆力於醫故所造如此豈偶然
哉余行抵玉山遇賊不能前仍返武林就孟英居焉晨夕
過從相得甚歡因并讀其溫熱經緯經緯者蓋以軒岐仲
景爲經葉薛諸家爲緯體例一仍霍亂論之舊而理益粹

論益詳其言則前人之言也而其意則非前人所及也余於此事懷之數年莫能措手孟英已奮筆而成此書洋洋灑灑數十萬言無一支字蔓語屢雜其間是何才之奇而識之精耶異日由此例而推之各雜證力闢榛蕪獨開異境爲斯道集大成洵千秋快事哉余於孟英之學無能望其項背而孟英謬引爲知己殆所謂形骸之外別有神契者耶因備述顛末於簡端以誌交誼之雅云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端陽前三日定州楊照藜敘

自序

內經云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溼風夫此五氣原以化生萬物而人或感之爲病者非天氣有偶偏卽人氣有未和也難經云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溼溫有熱病有溫病此五氣感人古人皆謂之傷寒故仲聖著論亦以傷寒統之而條分中風傷寒溫病溼暍五者之證治與內經難經淵源一轍法雖未盡名已備焉陰符經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後賢不見遂至議論愈多至理愈晦或以傷寒爲溫熱或以溫熱爲傷寒或併疫於風溫或併風溫於疫或不知有伏氣爲病或不知有外感之溫

甚至併暑暍二字而不識良可慨已我曾王父隨筆中自
爲剖論茲雄不揣愚昧以軒岐仲景之文爲經葉薛諸家
之辯爲緯纂爲溫熱經緯五卷其中注釋擇昔賢之善者
而從之間附管窺必加雄案二字以別之俾讀者先將溫
暑溼熱諸病名了然於胸中然後博覽羣書庶不爲其所
眩惑而知所取舍矣非敢妄逞意見欲蓋前賢用質通方
毋嗤荒陋

咸豐二年壬子春二月海甯王士雄書於潛齋

溫熱經緯目錄

海甯王士雄孟英纂

卷一

內經伏氣溫熱篇

卷二

仲景伏氣溫病篇

仲景伏氣熱病篇

仲景外感熱病篇

仲景溼溫篇

仲景疫病篇

卷三

葉香巖外感溫熱篇

葉香巖三時伏氣外感篇

卷四

陳平伯外感溫病篇

薛生白溼熱病篇

余師愚疫病篇

卷五

方論

溫熱經緯卷一

海甯王

定州楊照藜素園

評

烏程汪曰楨謝城

仁和沈宗淦辛甫參

內經伏氣溫熱篇

素問生氣通天論曰冬傷于寒春必溫病

張仲景曰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于寒

雄按傷而即病者為傷寒不即病者為溫熱

章虛谷曰冬寒伏於少陰鬱而化熱乘春陽上升而外

發者爲實證。

金匱真言論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溫。王啟元曰。精氣伏藏。則陽不妄升。故春無溫病。

尤拙吾曰。冬傷于寒者。春月溫病之由。而冬不藏精者。又冬時受寒之源也。

吳鞠通曰。不藏精。非專主房勞說。一切人事之能動搖其精者。皆是。卽冬時天氣應寒。而陽不潛藏。如春日之發泄。甚至桃李反花之類。亦是也。

章虛谷曰。經論溫病有內伏而發外者。有外感隨時而成者。其由內伏發外者。又有虛實二證。上條爲實證。此

條為虛證也。

熱論篇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為病溫。後夏至日者為病暑。暑當與汗出勿止。

王啟元曰。此以熱之微甚為義也。陽熱未盛。故曰溫。陽熱大盛。故曰暑。

楊上善曰。冬傷于寒。輕者夏至以前發。為溫病。重者夏至以後發。為暑病。

林觀子曰。少陰真氣既虧。邪必深入。鬱久化熱。自內而出。傷寒序例云。暑病者。熱極重于溫。是暑病者。其實熱病也。

沈堯封曰傷寒有五。熱病乃其一耳。餘論俱散失矣。
章虛谷曰。此言凡病傷寒。則不獨指冬時之寒也。蓋寒
邪化熱。隨時皆有也。

雄按脈要精微論曰。彼春之暖。爲夏之暑。夫暖卽溫也。
熱之漸也。然夏未至則不熱。故病發猶曰溫。其首先犯
肺者。乃外感溫邪。若夏至後則漸熱。故病發名曰暑。蓋
六月節曰小暑。六月中曰大暑。與冬至後之小寒大寒
相對待。是病暑卽病熱也。乃仲聖以夏月外感熱病。名
曰暍者。別於伏氣之熱病而言也。說文云。暍傷暑也。漢
書武帝紀云。夏大旱。民多暍死。故暑也。熱也。暍也。皆夏